

蒋亚雄著

绿野探踪

——岷山羌、藏族舞蹈采风录

《绿野探踪》这本书，是作者三十多年山区生活的心血结晶，也是一部以真情实感记叙岷山羌、藏族舞蹈文化的著作。书的内容为人鲜知，如《血祭牦牛愿》、《跳叶龙》、《宁玛神舞》等，都是具有神奇色彩的舞蹈故事。虽然没有作家、诗人丰富、美丽、生动的语言描绘，但是因古老民族本身具有诗意斑斓色彩，会把你引进充满奇幻的境界……

由于作者从民族学、民俗学、史学、舞蹈学等多种角度来叙述岷山羌、藏族的舞蹈文化，因而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精湛的歌舞艺术，而且可以略知岷山羌、藏族的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

此书的文笔清丽活泼，有一定的文学性；书中的有些照片较珍贵，动作插图栩栩如生，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此书也是一份供舞蹈美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上海音乐出版社

绿野探踪



蒋亚雄 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惠民
封面设计：郑 磊
插图：沈道鸿

绿 野 探 踪
——岷山羌、藏族舞蹈采风录
蒋亚雄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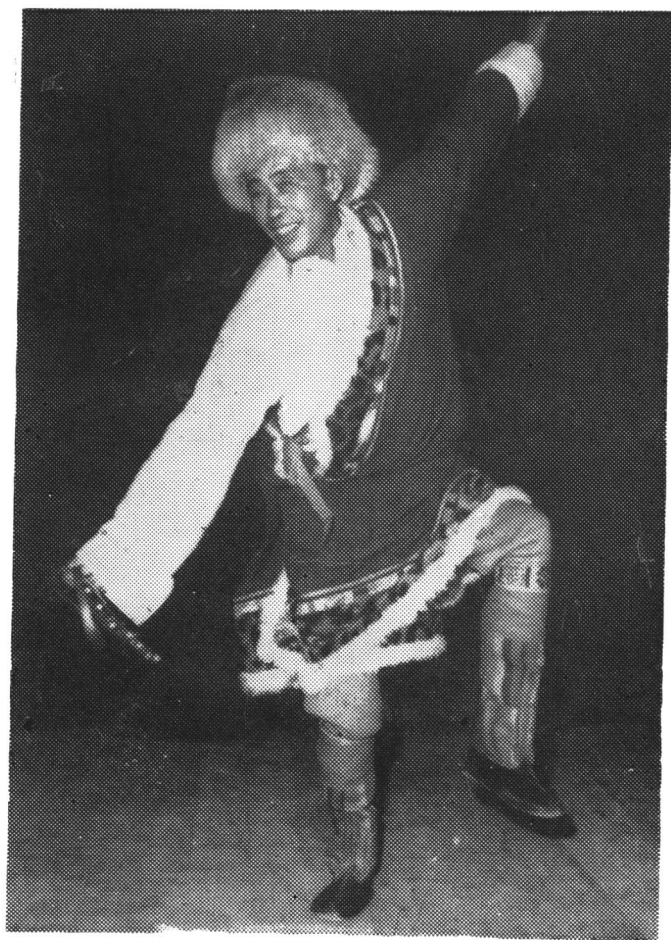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3 字数 170,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53-078-5/J·65 定价：3.95 元



作者蒋亚雄跳藏族锅庄舞

序 言

蒋亚雄是我的同行和挚友，大高个儿活像是山东大汉，一点也不像四川人。朋友们开玩笑地爱称他是个“穿山甲”。对此，他也颇为得意。

1939年，他考入了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步入了文艺界的大门。抗战末期，他被“边疆服务团”在成都演出的“巴安弦子”所吸引，开始走向民族舞蹈之路。成都解放后的三十余年中，他工作、生活在岷山羌、藏族地区，专门从事民族舞蹈的学习、搜集、整理、创编，和羌、藏族的许多民间艺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编导的羌族女子独舞《羊角花开》，可算是他“长期积累，偶而得之”的代表作之一，这个舞蹈在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受到大家的赞誉。

三十多个春秋，山区艰苦的生活，他从不觉得苦，反而是饱尝了山泉般的甜；政治上曾遭受的打击，他从没有消极悲观，反而磨炼了他坚强的事业心。他是一个迷恋羌、藏族舞蹈的人，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爬涉在丛山峻岭间，把羌、藏族的舞蹈文化一点一滴地学在身上，记在心里。只要他跳起锅庄，浑身汗淋淋，连续几个小时还不能尽兴，谈起岷山的舞蹈文化，摆起羌、藏族的“龙门阵”，就是通宵达旦也说不完。他就是这么个新的民间艺人。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穿山甲”精神的人。

《绿野探踪》这本书，是他三十多年山区生活的心血结晶。我作为第一个读者，愿坦诚地告诉读者们，这是一部以真情实感记叙岷山羌、藏族舞蹈文化的著作。虽然没有作家、诗人丰富、美丽、生动的语言描绘，但却因古老民族生活本身具有的斑斓色彩，把我引进了充满诗意的奇幻境界……

“血祭牦牛愿”，使人仿佛置身于岷山羌血祭自然神祇的古老风俗之中；流传至今的氐人的“咒鸟”（禽兽面具舞）和东晋葛洪的“禹步”又何其相似，令人从巫舞的探索中为中原文化与岷山文化的渊源关系，奉献了一颗舞蹈“宝石”；巫师各不习比跳的“猫舞”以及恐怖的跳“叶龙”，特别是“毒药猫”的故事，惊心动魄，使我们对“巫舞”又有了更多一些的了解和认识。

狂风吹不走扎下根的草，
谁见天上的月亮落得了，
我与嘎妹的爱情好比月亮和青草，
月儿不落，草儿不动摇。

维城南水羌爱情歌舞“嘎妹”中的这首歌词，是多么质朴动人啊！而它那“对舞”的舞姿更迷人，羌族婚礼舞又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的意趣。……

藏族人民的黑教发舞和红教“宁玛”神舞，又是多么珍贵的资料啊！我相信读者也会和我一样，被书中斑得而甲领舞人的高尚情怀感动落泪，会为“羊毛锅庄”泽里茨姆女奴母女俩的悲惨遭遇而潸泣……也一定忘不了那位可爱的小晶晶。

总而言之，这本书为我们探索岷山文化那美丽、奇幻的世界，揭开了帷幕，奏响了序曲。作者努力从民族学、民俗学、史学、舞蹈学多种角度，为我们描述出一幅幅羌、藏族的生活图景；一组组舞蹈的动态形象；一桩桩新奇的人和事。因而，我认为这部著作是颇有价值的。

舞蹈——人类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它有艺术之母之称。舞蹈文化本来就是人类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这部著作在某些方面也为舞蹈美学研究者们提供了民族舞蹈审美方面的研究资料。

诚然，这部著作从学术理论上、结构上、表情达意上来说，似乎显得粗一些，不是那么深入、严谨，那么富有诗情和文采，也许没有可能达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学、民俗学、舞蹈审美学的标尺，这样苛求于一位舞蹈编导者，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我以为，这本书打破了过去拘囿于民族舞蹈资料的整理介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正如亚雄同志在书中最后所说的，他愿为读者们充当一名向导，读者如有兴趣，请到岷山去做客吧！美丽、奇幻的世界将使你留恋忘返的！

胡大德

1986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胡大德 1
---------	-------

上卷 横断山脉的传奇

一、血祭“牦牛愿”.....	3
二、“咒鸟”和“禹步”.....	9
三、老爷不吃荞面汤.....	22
四、“各布习比”和“莫尔达沙”.....	26
五、“毒崩”的故事.....	31
六、跳“叶龙”.....	36
七、歌舞以凌跳盔甲.....	39
八、羌族“五屯”婚礼.....	43
九、金枣银枣满山坡.....	55
十、九番情舞“嘎妹”.....	69

下卷 星宿海中尽宝藏

一、怀古.....	75	
格萨尔王的“故乡”	怪诞的黑教发舞	
“宁玛”神舞	孤寂的喇嘛	
二、幻想的魅力和诗一般的传说	105	
三、珍珠	131	
关于“酒锅庄”	关于“风俗锅庄”	关于“宾礼锅庄”
关于“爱情锅庄”	关于“颂赞锅庄”	关于“励志锅庄”

关于“民间祭祀锅庄”	关于“则嘎锅庄”	关于“孔雀比武”
关于“教育锅庄”	关于“游戏锅庄”	关于“讽刺锅庄”
关于“反暴锅庄”		
四、大渡河边	167	
五、小晶晶	174	
六、开屏的孔雀	179	
七、“革桑多纳”	182	
八、姹紫嫣红竞芳华	188	
手部动作	舞袖	舞巾
后记	229	

上 卷

横断山脉的传奇

血祭“牦牛愿”

如果像民间传说的那样，一朵山桃花就是一张姑娘的笑脸。那么，岷山古道，沿河两岸，满山遍野桃花盛开，将有多少姑娘？

1953年，在桃花怒放季节，我作为一个酷爱民间舞蹈的年轻编导，怀着学习、搜集少数民族舞蹈的渴望和猎奇的心理，背起简单的行装，离开了川西平原，长途跋涉，向岷山进发。那时候，从成都通往阿坝州的公路刚刚由都江堰通到锦箠，在这古城歇宿一夜后，我就步行在雄关栈道上了。

岷山的春天是姗姗来迟的，可是它那银蛇蜿蜒的雪山，游龙矫腾的峡谷，苍鹰翱翔，瀑布飞泻，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眼前云浓雾密、莽莽苍苍、神奇静谧的气氛，饱含着一股诱惑力。飒飒春风扑面，灼灼阳光耀眼，我仿佛走进了色彩绚丽而又奇幻的世界。半山腰有被耕耘过的千姿百态的土地，还有一些中世纪式的建筑群，将人引入“溜溜坡，盘旋路，二十四道之字拐，羌寨人家云中住”的情景。

一天光阴，只行走四十多华里，待到太阳落坡时，就感到饥肠辘辘，步履趑趄。黄昏时，当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高坡，迎面出现了高耸苍穹的石碉，古称“邛笼”（图1）。据说它屹立山岗已有百余年了，那时的羌族工匠，没有水平仪，也不用吊线搭架，从内向上垒叠石块而能青云直上，其奇巧技艺，确实令人惊叹！《四夷风俗志》记载：有羌人“垒石为巢”。可见工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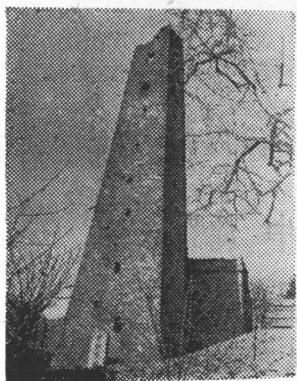


图 1

的垒石技术由来久远。羌人称石房为“克瓦基”，有牢固的寓意。我正凝视着碉楼稍事歇息，刹时间，狂风大作，倾盆暴雨从天而降，人们常说，山区风狂雨大，百年不变，堪称一绝。如今我实地领教了。我赶紧跑向碉楼侧的石拱门，走进后，就看见依稀的亮光由石房的窗口射来，好客的主人从脚步声中判断来了客人，一个羌族少女，举着松光站立在

石梯上，她的面庞圆圆的，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她向我问好后，将我迎入石房，房内烟雾弥漫，我在皮垫上坐定后清楚地看见，房内火塘由石条围成，熊熊烈火正旺，浓浓的青烟直冲吊架和房梁，将满屋顶壁熏得漆黑。羌寨主人忙着给我做饭，她调和了一碗荞面粉，将一块花岗石板放在锅桩架上，等烤热发烫后，倒下一瓢面粉，烙出了一张荞面皮，接着又割下一块猪膘，砍成碎块，炖烧出一碗“红烧肉”，这顿别开生面的羌家晚宴确是相当可口的。饭后正在喝茶时，房外一阵马铃声，羌族少女急忙开门出去，少顷，她和阿爸背着柴火走进房来。我起身用刚学会的羌语向他问好，虽然我知道他只有三十几岁，但从他黑里透红的脸膛和额头的几丝皱纹；一对善良、深沉的眼睛看上去，生活的贫穷劳累，使他象四、五十岁的人了。他和女儿迅速地将柴火码上吊架，奇怪的是将粗的一头向内费力地塞进去，细的一头向外伸出，这在我的眼中是一种笨拙的做法。柴火架完后，他叭起兰花烟，女儿则坐在火塘边熟练地绣着她的云云鞋，白色鞋面十分醒目，五彩线穿梭不停，很快就在她的巧手中出现了朵朵五彩祥云。

山里人都喜欢从旅客中,打听一些外地消息,这也是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机会。于是我先讲了一些省城、县城的建设和变化……他听得很有兴味,叫女儿抱来一坛杂酒,插上竹竿,热情地叫我品尝。我刚吮了几口,那姑娘就舀了一瓢塘里的凉水倒进酒坛,她见我惊讶,便嫣然一笑:“我们羌家的规矩,客人要喝完三瓢凉水才能松口。”我暗暗叫苦,听起来是三瓢凉水,但坛内装着的可是纯酒啊!这三瓢水,对我来说是够凶的了,我硬着头皮喝了两瓢就只好求情告饶了。临睡前我问男主人:“刚才你们那样架柴火,是祖传还是乡规?”男主人爽快地回答我:“我们牦牛部都是这样。”他接着又说:“‘羊部’的人比我们聪明,但是我们却要踏实一些。”看来,架柴火成了习惯后,就不愿更改了,但是羌族牦牛部的这种风俗习惯,多少能反映出岷山羌族人民的诚挚憨厚的性格。

历史上岷山中的民族,变迁情况复杂。《华阴国志》有“西山八国”之说;《后汉书》有“六夷七羌九氐”的记载;而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湍氏道”,称这一地带的羌族为“冉駹”。汉武帝开西南夷时,置汶山郡,当时的茂州和威州已是名城(威州即今之汶川县)。随着时代车轮的转动,民族的情况就发生了许多变化,如“六夷”,现在可查的只有马尔康县、理县一部分和金川的喜戎藏族(唐代称为“喜良夷”)。至于“七羌”,只有今之南坪、平武有所分布,但史学家们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有那九个氐部?还有“西山八国”,据一些史学家的考证,在岷山占有半数,而比较集中在汶川茂汶县境内的,只有白狗国、邈祖国、南水国。西山八国以歌邻国最大,为八国之首,“歌邻”即隋唐时的“嘉良夷”,其领地超越了理县,现今马尔康县、大、小金川、垭塘、丹巴、雅属宝兴县均在其内。白狗羌的中心地带,在唐朝时的维州即今之杂谷脑和理县一带,唐又称“两面羌”。邈祖羌可能指冉州,距茂州不远,

邇祖羌即斂才羌，南水国即黑水国，其中心地带在今之赤不苏地区，该国人口只有几千人，方圆百十里而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在这个地区，发现了羌族古老的非常独特的“婚礼”和“盔甲舞”。石房主人所说的“牦牛部”是羌族的一个较大支系，自称是牦牛部的子孙，一般都集中在赤不苏地区，羌族牦牛部在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部族，有的历史学家说，今之彝族也系牦牛部迁去而演变形成的，赤不苏接壤的沙坝乡，发现羌族舞蹈中有“跳对脚”（如“惹英波”）。“跳三方”和“跳四角”，都是两人面对，双手叉腰，在跼跳中两人碰脚而舞，这些舞步在凉山彝族舞蹈中是常见的。主人见我好奇喜问，就主动向我介绍了许多情况，并说：“明天我带你去看‘牦牛愿’”。我急忙问他：“什么叫‘牦牛愿’？”他说：“杀条牛来祭山神嘛！”

牦牛为杂交牛种，体健壮有力，被作为耕牛使用，远古祭神都喜欢以血为祭，以火为祭，藏族举行“煨桑”之祭。小祭时点燃松柏树枝，大祭则名“红煨桑”，在烈火中投以牛马。“牦牛愿”，实则是杀牛祭神。

翌晨，惊心动魄的羊皮鼓敲响了，我急忙随着主人走出石房，过了石堡就是后寨，这里是一块空旷场地，羌人称它为“议话坪”，祭祀和火葬都在此举行。由于羌族先民的宗教意识认为祖先死后，灵魂团聚一起不会消灭。因此，一般人死后，灵魂都要在这里会聚站在祖先面前，经历一场道德考试；将生前的重大作为说出来。祖先如有疑问，就得解答并可辩论。如果德行是善良的，主要表现是好的，将能得到祖先的认可和收留。在羌族的忧事锅庄歌词中就有：“议话坪上讲话，你要取胜。”这是勉励亡魂的。“议话坪”也是祭祀山神的地方，羌族崇拜自然神，神灵本系万物之灵，大体分为山神、水神、战神等，在羌族巫师（也有叫“端公”的）中流传着“古基大战”的故事：传说远古时候，羌族从

西北移来岷山,大家用辛勤的劳动开垦出大片土地,却遇到称为“古基阿波”的古基人前来讨战,羌人屡战皆败,正想弃地逃走时,一位神人给羌族首领托梦,嘱以白石为武器,以羊毛悬颈为标记,果然在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战中,羌人遵照神的嘱咐,终于战败了古基人。战争胜利了,羌人嘻嘻哈哈狂欢庆贺,同时缅怀死难的英烈们又啦啦悲泣不已,至今汶川和茂汶还留存着嘻嘻哈哈寨的寨名。因此传说白石为三神即嘻嘻、哈哈、啦啦神,它们代表民族一喜一忧的感情,此后,“俄许”(译音,即白石),被视为挽救民族沉沦的保护神。羌族人民就一直十分珍贵白石。眼前,“议话坪”广场一角,有片石围成的小房,上盖着瓦板,门框很大,远远就可以看见正在念经的巫师。也许你要询问:羌族以自然为神,也并未形成正式宗教,又哪来经文?说来颇有趣,羌族非常坦率地承认经文是借来的,在理县羌族的锅庄舞词中就能看到:

哦,经书借羊书借,
八丈八色金箱子,
金箱银箱哟转手子。

.....

如把以上歌词翻译过来,意思就是经书是借来的,借来抄在羊皮上,故唱为“羊书借”,因为经文借得太多,要用八丈长、八种颜色的箱子来装,巫师们是喜欢吹牛说大话的,而且还要表示对经书的尊敬,就用了金子和银子做的箱子,更有趣的还借了一个“转手子”(指藏族的“手转经轮”,虽然羌族人没有转经的习惯,但是巫师还是借来了)。然而我发现羌族巫师的鼓声敲得节奏鲜明,感情浓烈。因为羊皮鼓是他们的“发明”,而念起经来,嘴里似乎含着核桃,喃喃不清,恐怕巫师自己也不知念的什么经文,再说他们祖先还未创造出文字,要念出藏族的经文,那是相当困难

的。

“牦牛愿”正式开始了，郁郁葱葱的山峦弥漫着团团云雾，隆隆的鼓声响彻山谷，只见一群羌族人，从远处走来，带头的四个中年人，服装古朴，麻布长衫染成姜黄。腰间紧束红色腰带，法帽四周立着几片形状奇异的皮条，画着百圆片和水纹线条，靠近两耳朵处，有两块毛茸茸的猴皮或野猪皮，耳朵还吊着野鸡的爪子和獐兔等小兽的前爪。他们左手执羊皮鼓，有节奏地敲打着，时而纵身跳跃，时而蹲蹦扑身……，四人身后跟着几个羌族小伙子，他们用皮绳套着一条肥壮的犏牛，牛后还有高举着戈矛、刀、明火枪和棍棒的好似武士般的人群，他们吆喝不停，踩着皮鼓敲击的节奏，脚步十分整齐有力，围着羌寨绕行一圈后，就云集在广场上。此时火红的太阳冒出了山尖，广场上燃起了一堆篝火，袅袅青烟升腾飘舞着……犏牛被牵到广场中心，四个击鼓的巫师跳得更加激烈；躬着的身子在地上旋转狂跳。这时，牵牛的小伙子们七手八脚将牛拽倒，一个大巫走上去做了几个神圣而奇怪的动作：将右手衣袖高高挽起，有人给他送上一小袋面粉，他将面粉涂在手上，突然从腰间取出一把柳叶尖刀，低哼两声蹲下身去，飞速一刀，从牛的前腭刺入，尖刀抽出，鲜血四溅，接着右手从刀口伸进，眨眼间抓出一颗血淋淋的还在跳动着的心，巫师双手捧起献到他们的神——白石面前。于是广场的人群击鼓起舞，还夹杂着一阵阵喃喃的诅咒之声……

这种祭祀风俗，现已失传。相传在明清时代，理县的薛城一带颇为盛行，一般在农历七月举行，时间为三天或者七天，有专门办理此事的组织和负责人。在祭祀的前几个月，就派人到鹧鸪山以西的藏区采购健壮的犏牛备用，被选中的牛一到羌寨就视为神牛，单独放牧。“牦牛愿”是岷山羌族血祭自然神的一种古老风俗，也是羌族早期的巫术宗教活动。